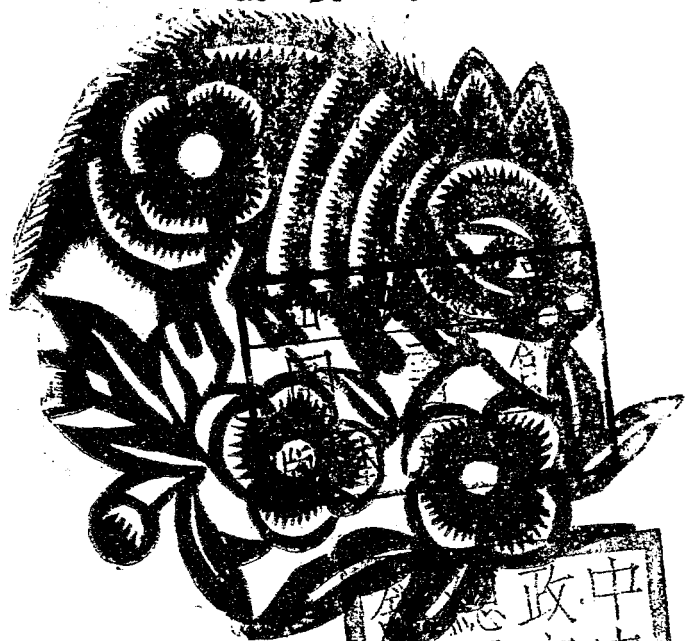


民間故事集
木推長城

張友鐸



華書公司出版

六月十年

本店出版新書

劇本： 鬥爭惡霸牛萬年

高 申 媽
擁 軍 喜 報
受 苦 人
蘭 英 回 頭

鼓詞： 黨 費 証

時事： 反內戰反賣國讀本（通俗）
粉碎蔣介石的進攻

其他： 蘇 聯 紀 行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

太岳新華書店啟

目錄

前記

永推授城

嚴公移山

列寧和皇帝分家

李國王渡黃河

佃戶「吟絮」

剝皮老爺

窮財主下地

拿黑眼老

兄弟鬻賣

便衣婦



27626

錫頭的功勞

【二四】

說姓于偷錢

【二六】

救了一家人

【二九】

帶大郎吃元寶

【三十】

吃磚頭變幾年

【三三】

五郎子

【三四】

黃羊上常

【三五】

石頭元寶

【三七】

皇曆迷

【四十】

康熙皇帝訪山東

【四二】

剝削壓迫，吃了上頓沒下頓，根本無法備荒，窮人無論如何勤儉節約，也渡不過荒年，窮人是經常生活在天災人禍的荒年之中的。有的故事，也說財主人家節約備荒，這是欺騙人的，財主多靠上荒年發了大財。我們所以選了些節約備荒的故事，是因為在咱們新民主主義的社會裏，這種勞動人民的「勤儉起家，節約備荒」的本色，才真的有了積極的意義，而不被統治者藉以掩飾其剝削人民的行爲。

搜集民間故事，還要注意羣衆講這個故事的語言，口氣，真實點下來，一定要保持民間故事的重要特色，即生動明確的羣衆語言。一個故事可找幾個人講，然後加以研究，改寫，改正不正確的部分使其正確，再傳播開。

以上僅提供了一點看民間故事和搜集民間故事的方法，如不正確，希望大家批評，並望各地區、村幹部和各地愛好民間故事的同志，多多搜集和研究，特別多多搜集流傳在民間的革命故事和抗戰故事，對於羣衆文藝運動，一定會有推動作用的。

編者

一九四六年六月

水推長城

寒風記

有一個廢鏡，養的十個兒。大的順風耳，二的千里眼，三的有力，四的鋼面袋，五的鐵骨，六的長腿，七的大腦袋，八的大腿，九的大嘴，老十大眼。

有一天，弟兄十個鋤地去了。老大順風耳，聽見有人哭哩，說：老二你給咱瞭一下。老二一聽，說：給秦始皇修長城的人，餓的哭哩！老三是有力，說：我去頂，半晌跑到，半後晌就修起了。修起了，秦始皇怕這人氣力太，要殺他哩！他就哭。哭的老大又聽見了。他說：老三，你再給咱瞭一瞭，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不好，秦始皇要殺咱老三哩。老四是鋼面袋，說：我去頂。到了那裏，秦始皇用幾把鋼刀沒把他砍死。要用棍子渾身打哩。吓的老四又哭。老大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哎呀！不好，秦始皇要拿棍子渾身打咱老四哩。老五是鐵骨，說：我去頂。到了那裏，秦始皇打斷幾十根棍子，也沒把老五打死，要往海裏擱。吓的他又哭。老大聽見了，說：我又聽見有人哭哩。老二一瞭，說：不好，秦始皇要擱咱老五

性海裏撈哩，老六於是回，說：我去頂。去了，就被秦始皇扔到海裏。水才漫脚面子，正好撈魚呢！他撈下五六十斤魚正沒放處，老七瞧他來了。老六說：老七你瞧我來了，我撈下五六十斤魚沒放處哩。老七是大嘴袋，取下草帽，五六十斤魚才放半草帽。兩個拾回來。沒燒的，不能燒的吃。老八是大脚，說：我龍天在山土打柴扎了一個繩，挑出來看行不行。一挑挑出一顆大樟樹。老三劈開，老九燒火。魚燒熟了，老九說：我先嘗一嘗，敬不。老九是大嘴，嘗了一口，五六十斤魚還不够墊牙縫子，氣的老十哭了。老十是大眼。先哭，淚汁汁的。後邊哭的成了兩團圓。雨，雨後邊落下大水，一下把萬里長城給推走了。老妖秦始皇也被大水推到海裏，喂了鱉魚。

附記：這個故事是幾個男女娃娃講的。一面講一面罵秦始皇。由這個故事之深入人心，想見秦始皇對人民殘害之大。我邊記邊想，這故事和目前的情況，很有相同之處，即任何朝代的統治者所苦心經營的「豐功偉業」，最終勢必被「人民的大水」所推走。當然，古時的秦始皇雖比今日的秦始皇，今日的人民亦非昔日的人民可比擬。但是，真理是一樣的。它把統治者的殘暴及人民的聰明勇敢偉大的氣魄，說的顯明白了。今日的秦始皇，他的下場，由此是可以預見的。

愚公移山

古來有個人，稱爲愚公的老漢，住在山西。離他家不遠？有兩座大山，一座叫太行，一座叫王屋，方圓七百多里，高六萬多尺，擋住了他家的出路，進出很不方便。

有一天，他就結合全家開會，提議要剷平這座山。他的老婆就問：「挖下來的石頭土塊往哪裏放呢？」愚公回答說：「把它們倒在海裏！」全家人都同意了。

從此，愚公一家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能拿鐮子的拿鐮子，能担簍頭的担簍頭，一天起來就是個挖，也不管刮風下雨，也不管天冷天熱，挖了一天又一天，挖了一月又一月，一直挖了十來年，還沒挖開個整壑。他的兒子問他說：「爹爹！這山甚麼時候才能挖平呢？」他說：「不要性急，繼續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他的孫子也問他說：「爺爺！挖的我的胳膊疼的發癢增的，爲甚麼還挖不平？」他還是說：「不要性急，繼續挖下去總有挖平的一天。」他們又繼續挖下去。

又有一天？一位白鬍子老漢飄飄蕩蕩的走來，看見他們一家人挖的挖，担的担，就笑問他說：

「山這麼高，這麼大，你們這幾個人能挖得平麼？這才是吃上飯不了啦！」愚公告訴他說：「你爲什麼這樣想不開？我死了有兒子，兒子死了有孫子，孫子再生兒子，兒子再生孫子……子子孫孫，一代一代的挖下去，還怕挖不平麼？」白鬍子老漢聽了很受感動，就吹了一口氣，告訴天上的神，神就把這兩座大山移走了。

編者按：猛一看，這愚公實在是糊塗的很，人怎能把山剷平呢？可是細一想，這種堅持不懈不達目的誓不停止的精神，是的確使人佩服的。在我們面前也有兩座大山，那就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它們阻擋了我們到新中國去的道路，我們挖這兩座大山，已經挖了二十多年啦，帝國主義這架山已經叫我們挖去一半啦，封建勢力這座山，亦叫我們挖去三分之一多啦，再繼續努力挖上去，堅持到底，神神是沒有的，但是一定會感動全中國的人民，全中國人民就必然會和我們一道，去挖這兩座反革命的大山挖平的。

列寧和皇帝分家

蘇聯·賽甫林編

有一次，俄國皇帝在家裏，他的一個老將軍，跑來報告說：「皇帝老爺，大事不好了，咱們

剛裏用了一個頂有學問，頗有本事的人，也不曉得他做什麼官，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只曉得人家叫他做列寧。這個人到處對羣衆說：「我要找皇帝去，把他的軍隊統統奪過來，把他的文官武官和他自己統統抓起來，把這些剝削老百姓的壞總統統殺掉！」這位老將軍把列寧的話一說完，嚇得俄國皇帝全身發顫，大聲叫着說：「趕快給這個叫列寧的人寫信去吧！只要他不殺掉我和我，文官武官，我願意把我的半個天下送給他！」老將軍聽了，連忙拿起紙筆，跪到皇帝面前就給列寧寫信了，信上說：「列寧你不要來抓皇帝，和我們文官武官吧！不用打仗，也不用吵架，你把俄國的半個天下拿去吧！」老將軍把信給列寧一寄去，說話之間，列寧給皇帝回信就來了，信上說：「俄國皇帝，你答應給我半個天下，我不來打你了，不過話得說清，我要你的半個天下，幾個省份，幾個縣城，我主要這樣分：請你把你們那些有錢的閹人都帶去，把你們這些做不是官老爺的金銀財寶都帶去，把地主和他們所有的財產，存糧和絲綢綢緞都帶去，把工人和他們的有貨物、銀錢、鈔票都帶去，把工廠裏的老闆和他們的機器財產都帶去，把這些都分給你。那麼你就把你所有的窮人都分給我吧！把工人、鄉下農民、士兵、和傳種的耕牛驢馬、荒地和排地分的我，別的我什麼也不要！」俄國皇帝看了列寧的信，高興得跳起來了，笑着對他的文官武官說：「趕快給這個列寧回信吧！就說我完全同意！好一個有學問的人，一切金銀財寶，一切商人的貨物，一切地主的糧食，他都不要，先把一些窮苦老百姓帶走了，這算什麼有學問的人吧，將來他

們都會餓死的！我們麼！可以拿錢去僱那些窮人，去僱士兵，我們可以過太平日子了，再沒有人來害我們了。」俄國皇帝的文武百官也都喜歡起來，就給列寧回信，說皇帝完全同意，馬上就把所有的閑人帶走了，把工人農民和士兵留了下來！這樣，列寧就來到工人農民和士兵面前，列寧像一個莊稼漢一樣，對大家說：「同志們！都好吧！」說着就拉手。又大聲說：「我同你們是一樣的人了！我們現在都是同志了！現在我們怎樣過日子呢！你們要聽我的話，我絕對不會把自己的同志往壞處帶！」士兵們就按着軍隊的規矩說：「我們絕對相信列寧同志！」工人，讀書的和會手藝的人，也沒有反對他，只有鄉下農民們生了氣，說列寧同志把賬算錯了，都嚷着說：「爲什麼那麼多銀錢不要！把那些給我們分一分，我們也可以過幾天好的日子！」列寧就笑着搖手說：「不要吵！不要埋怨！把牛和牲口拿去向好好做活吧！過幾天就明白了，那些有錢的人，無論到那裏都找不到工人、農民和士兵，我們一個人也不讓他們來往，那麼他們就活不下去了，因爲他們每個人都只會吃，不會做！」

這樣過了好久，真的一個人騎着馬，帶着俄國皇帝的一封信，飛跑着來送給列寧，那個信上說：「列寧，我算上了你的當了。你把窮苦老百姓都領去了，給我留下一些只會吃不會做的人，我們做官的人，沒有士兵什麼事也不能做，那些地主老爺們，糧食都吃光了，衣服也穿破了，我們商人的貨物，沒有老百姓買，也快霉爛了！工廠裏的機器沒有工人做，也都起了鏽了！快要用

了！窮人們都照着你的話，不和我們來往，我們有錢僱不到人！我們快沒辦法活下去了！我和我的文武百官決定馬上要和你們打仗，把窮人們搶回來！」

真的，窮人和有錢的人就打起仗來了，有錢的人的腳就粘不穩，那些做官的人只會下令：「又怕死，不敢上火錢，結果就打敗了！」

「天下都歸了列寧。」

編者按：這是個蘇聯農民的故事。它說明了：人民是世界的主人，工農羣衆是創造一切的，統治階級不管有多少金銀財寶，如果離開了工人農民，他們就會凍死餓死；同時也說明了列寧是和勞動人民在一起的，列寧是愛勞動人民的。人民也愛列寧。

李闖王渡黃河

李文幸

闖王李自成，在陝西米脂縣起了義。他帶領農民軍，想東渡黃河，去打那些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替受苦受難的老百姓報仇雪恨！這時正是初冬天氣，他派了兩個人去看黃河凍了沒有，回來的人說沒有。闖王的臉上，就現出焦愁的樣子，立馬問，鬍鬚頭髮，蒼白了半。第二天又

派兩個人去看，回來的人說：「黃河沒有凍着！」關王聽說，臉上更現出焦愁的樣子，立馬問，鬚鬚頭髮，完全成了雪白。第三天再派兩個人去看，那兩人一到黃河邊，見黃河還沒凍着，波浪湧起很高，水聲流得很響。於是兩人便商議道：「咱大王爲了解救河東老百姓的困苦，聽見黃河沒凍着，心裏很發急，你看，才兩天，鬚鬚頭髮，都雪白了一！今天咱們同去，就說黃河已經凍着，等大兵到了河邊，咱們都跳下河裏去搭橋，好讓咱大王渡過黃河。」二人說定，便同去報告道：「黃河已經凍結實了！」關王大喜，鬚鬚頭髮，馬上由雪白轉成蒼白，由蒼白轉成墨黑，傳令三軍，四更造飯，五更起程。人馬來到河邊，河水倒沒凍着，只是河上船連船，板連板，河西到河東，四平八穩的，成了一座寬大的浮橋。關王正勒馬觀看，心裏覺得很奇怪，忽然從河底上來兩個人，口稱：「大王！我們都是這黃河上下千里的船夫，聽大王要東渡黃河，爲民除害，所以特在一夜工夫，搭成這座浮橋，現在就請大軍上船。」關王過河，謝了船夫，先破寨武關，後破北京城，把那騎在農民頭上的灰鬼們，狠狠地懲典了一番。

附記：李關王就是李自成，陝西省米脂縣人，明朝末年一個農民領袖，爲了人民翻身東征西戰，這故事是講只有爲人民辦事，才能得到人民擁護，只有求得人民擁護，天大的困難亦是能够克服的。

佃戶吵架

宋不顯原稿、殷海光校

王家莊有個地主王居貴，外號叫「窮漢閻王」。此人有一千多畝好地，一半租出去，留下一半招來佃戶移種。他借給佃戶們糧食，在他家裏起伙，名義上不吃利錢，實際上是吃了租糧還納糧，吃了舊糧還新糧，利錢也很大。這窮漢閻王就抓住這個刀柄子，就來剝奪佃戶，拿上幾十年的老國底子上連牛也不吃的填糶，借給佃戶們吃。吃了一些時，吃得人們都是身輕骨頭痛，眼花綠亂，連地也撈不行了。二十多個佃戶沒辦法，就推選出李老四，去請求地主借給些好糧。誰知好糧沒借到，反倒碰了一鼻子灰，叫「窮漢閻王」大聲罵道：「你們這些東西，吃五穀就想六穀，你們自己家裏能拿出一升壞糧，為什麼給我當佃戶！」

李老四他們二十多個人，挨了罵以後，很不高興，想辦法要鬥爭一下。第二天剛到午後晌時分，就躺在一排大樹下邊，喀吵起來了。李老四先說：「蝎子的尾巴，城門洞的風，三月天的風狗，窮漢閻王的心，是最毒的東西。」劉二也說：「窮漢忍飢，神鬼不知，受的牛馬苦，吃的鴉

「狗食，這成什麼營生？」安三說：「貓兒不急不上樹，狗兒不急不咬人！那老狗日的欺人太甚，得想個辦法制他哩！」思想上醞釀成熟了，衆人就想制他的辦法。這說一個不對，那說一個不對，最後安三如此這般說了一個制法，大家都同意了，決定同去就實行。

一進房子，聞到那股馥發了酸臭味，劉二開口就罵：「狗日的，還是這馥發子飯！」說罷，就拿起個鉢子使勁一摔，打成兩半了。李老四跳起來就撲上去說：「你不吃算了，爲甚打鉢子？鉢子砸你個甚？」順手一鋤頭把窗子劈了個稀巴爛。安三急了，把菜罐子從家裏扔到院裏，嚷嚷說道：「有話慢慢講嘛，爲甚打起架來？」窮漢閻王在後院聽見有人吵鬧，趕快跑出來，只見李老四和劉二兩個扭在一起撕打，急忙搶上去運動帶罵，往開拉扯，不小心，却吃了許多偷來拳，才把衆人分開。他急急喘喘問：「爲甚要打架？」李老四很不平的說：「你老人家不知道！劉二那狗日的，借給他吃糧還嫌這米填哩！我說：你家裏能拿出一升壞糧，還給掌櫃當佃戶？你不吃咱們就散……」他話還未完，衆人一齊喊叫起來，說是：「散吧散吧！」一邊就去收拾鋪蓋。窮漢閻王心想：若是他們走了，我這莊稼就是個鹽不成，倒不如讓上他們一點，叫他們好給我動彈，於是趕急說道：「唉！唉！劉二說的對！米就是不好鹽……」就把管倉的叫來，沒頭沒腦的埋怨了一頓，叫把好米給借出來。

編者按：這故事告訴咱們，封建地主的心眼是和貓子的尾巴一樣惡毒，總是朝蒼窮人身上打

主意。鄉人一覺悟，大家齊心的鬥爭他，偏就得歇下來，但是鬥爭方式倒不一定要弄鉢子打碗。

剝皮老爺

開捷記

清水河右岸，有一個狠心的地主，把一個麻錢看的比命還重，處處剝削受苦人，上過糧當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受苦人給他送了一個外號，叫做「剝皮老爺」。右岸的人，誰都知道他的大名，誰都不敢跟他來往。有一年，過了正月十五啦，「剝皮老爺」還沒僱下攔工的，「剝皮老爺」心裏盤算道：「眼看春耕到啦！沒人願意給我攔工，這該怎麼辦？」思來想去，忽然心生一計，連忙找了幾張破紅紙，寫道：「誰願意給我老爺攔工，一年工錢三十兩紋銀！」隨後又把這個帖帖，張貼到各處去。心想：「我出的工錢，比別家多一倍，總會有人找上門來吧！哼！那就叫他賞賞我的手段，吃點苦頭。」

清水河左岸，有一家兄弟兩個：哥哥叫大虎，弟弟叫二虎。有一天，大虎到右岸去賣米，看到牆上貼人的紅帖帖，回去和二虎商量好，到「剝皮老爺」家去攔工。大虎整整攔了一年工，大年三十晚上灰溜溜的回来了。二虎見到大虎，忙問：「哥，你回來啦！咱快吃飯，」大虎一屁股

坐在炕上，掄豬頭不哼聲。

二虎不滿的說：「哥，你怎不哼聲？一年賺下三十兩紋銀，你還嫌少？心裏不高興？」

大虎氣沖沖的說：「穩！真虧人，白攔他娘一年工，連一根毛錢也沒見？」

二虎奇怪的瞪大眼睛，問道：「怎價？沒賺下一個錢？那是怎回事？」

大虎長嘆一聲說道：「唉！兄弟！咱們瞎了眼，找到『剝皮老爺』門上去吃苦頭囉！正月我去，他就和我訂了個條件：說是一件事做不來，就要扣十兩紋銀，我盤算自己是一個老莊傢手，還有怎做不來的事，就一口應承下來！唉！誰知那老狐狸心眼太狠。第一件事就叫我把大雞殺到小雞裏去，我做不來，他扣了十兩工錢。第二件事，又叫我把房子裏的地搬到太陽地下晒，我做不來，他又扣了我十兩工錢。第三件事，今天晚上我去領工錢，他又問我他的頭有多重，我答不上，他就把三十兩紋銀，扣的二光二淨！唉！不能提！不能提！」

二虎聽罷，壓住自己心中的火氣，說道：「哥，不用生氣啦！我有辦法。明年我去給他攔工，非把你的工錢賺回來不成！」

過了年，「剝皮老爺」又貼上個人的紅帖帖。二虎背上行李走到「剝皮老爺」家中。剛進大門，「剝皮老爺」就迎了出來，眯着眼問道：「你是來攔工嗎？」

二虎回答道：「是，老爺！」

「剝皮老爺」聽罷，眉開眼笑的說：「好！好！我備你，工錢照照帖上說的，一年三十兩紋銀，一個底錢也不少你的。不過……嘿！咱們得訂個條件，你一件事做不來，就得扣十兩紋銀……」

「二虎還沒等他說完，就連連點頭說：『能成！能成！』」

就這樣，「剝皮老爺」把二虎給僱下來。

二虎忙過春耕，已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剝皮老爺」要喝酒賞花嘍！帶着二虎，走進後院，「剝皮老爺」指着房簷下的兩個酒甕說道：「二虎，你把那個大甕給我裝到小甕裏去！」二虎答應了一聲「是！」抱起大甕，「砰！」的一聲，擲到石頭上，把甕摔了個稀巴爛。「剝皮老爺」心痛的叫道：「你瘋了！賠我的甕！賠我的甕！」

二虎不慌不忙的說道：「不這樣辦，怎能把大甕裝到小甕裏去？不了你給咱做個樣樣。說着，把碎片都給裝進了小甕，「剝皮老爺」傻了眼，沒有二話可說，只好認輸。

二虎忙翻鍋草，正碰上秋雨綿綿的連陰天，房裏都潮濕的生了霉。一天，天晴出了太陽，「剝皮老爺」對二虎說道：「二虎，你給我把房子裏的地，搬到太陽底下晒晒！」二虎答應了一聲「是，」拿了鐵鏟，爬上房頂就砍，瓦片木椽，撲通通的掉下來。

「剝皮老爺」大發脾氣，罵道：「混蛋！你瘋了，賠我的房子！」

二虎笑嘻嘻的說：「不這麼辦，能叫房子裏的地晒到太陽？不了，你給做個樣子！」說着舉起鐵頭還要再砍，急的「剝皮老爺」連連搖手道：「別砍！別砍！算你對，算你對！」

又忙過秋收，到了大年三十。二虎要回鄉啦，去要工錢。「剝皮老爺」說：「慢着，你先說說我的頭有多重？再算工錢不遲，要是說不對，我這工錢還不能給你。」

二虎馬上回答道：「三斤六兩！」「剝皮老爺」笑道：「不對，明明是四斤嘛！」二虎睜大眼睛說：「我說是三斤六兩，就是三斤六兩！」說着就從桌上拿起一把菜刀和「秤杆」。又說：「老爺不相信，割下來秤一秤！」嚇的「剝皮老爺」抱着頭，大聲叫道：「你對！你對！快把刀放下！三十兩紋銀，一個麻錢也不少你的！」說罷，連忙從懷裏摸出三十兩紋銀，忍住心頭痛，綽到二虎面前。

二虎接過銀子，痛快的說道：「我們憑下苦吃飯，我們兄弟個早起晚睡，日晒雨淋，給你勞動了兩年，我們對得起你。我只要你十五兩紋銀的工錢，這十五兩算是你補給我哥哥的。我走了，你往後不要把受苦人都當傻瓜，任你壓迫欺騙！」二虎說罷，大搖大擺的走了……

「剝皮老爺」撲通一聲，跌倒在大師椅上。

編者按：封地地主好多輩子以來就騎在咱們受苦人身上，想儘各種不說理的辦法剝削咱們，只要咱們大家團結起來，進行脫離鬥爭，向他沒和、消債、抽的、磨地，從咱們背上，把他攔腰

一聲，推倒下去，咱們才能翻身。」

張財主下地

田家

張財主僱的四個攪工漢：一個叫犍土，一個叫糖地，一個叫搗莖，一個叫除草。每天他們四來，還沒進院子，就一股勁兒嚷肚餓。張財主一聽見就生氣，以為攪工漢是山羊轉柵欄，丟了他的毛臉兒，這會鄰家笑話他：「又要馬兒跑的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哩。因此上，再也不等說第二句話，就紅眉綠眼「撻打」人，氣咄咄地說：「你們這號子人呀，像前輩子就沒吃過飯！」攪工漢也惱火的不行，一天，他們在一塊地裏受，四個人商量對付辦法，把財主狠狠治一下。犍土說：「財主一天三頓白粥，自己掉在鍋裏裏，哪裏知道咱餓肚子的苦處？我看，把他饑裏撒糠土，沈的不能吃，餓他幾天，看他敢不軟？」除草截住話把子說：「呃，看你這老漢自己就軟的像老婆婆，依你，那算好了他。早聽我的，我就給他腦上鋤幾道口子！」糖地又反對除草說：「看你這後生，惹下人命案子，咱不負責！我看讓我拉磨他一次，痛一痛他的皮！」卻又遇到搗莖的反對。搗莖說：「你兩人意見，咱都不同意。我看，讓我給他調料裏些藥吃渣……」可是他

還沒說罷，眾人都搖頭：「這也不是一個好辦法。左也不好，右也不好，真叫人苦悶了吧！商量一商量，倒能還沒個結果，就一齊上地裏動彈去了；突然搗土故意鋤斷一苗大黑豆苗子，和鋤草他們的說：『咱可有個妙法了，你們猜猜看？』大家喜的停了鋤，說：『你說吧，別攛着蒜苗（鑽頭）叫人索猜。』他就告訴了眾人，眾人高興地說：『對，這不治的他心服，那才齊天塌下窟窿咧！』」

鋤草他們三個留在地裏，搗土急急忙忙跑回見財主，說：「財主，恭喜！恭喜！」財主正探着肚子發愁，成天老想心裏食在肚裏頂住，饑上食氣。他氣也喘不上來，問：「有何喜事，搗土？咱財主決不虧待你！」搗土前腰腰後弓着說：「啊哈，張家的洪隔，地裏黑豆苗長的比密還高！」財主心裏好稀奇，說：「啊，咱從來沒見過！」搗土忙接着說：「真說你老沒見過，就是俺這棺材櫃子活了幾十年，聽也沒聽過。」財主要看稀奇，叫搗土帶路，兩個人就走出村子。搗土引他走進前溝裏，染上溝掌上，走過的是齊家庫，走的是水乾路，繞來繞去都不是正道。財主吃的家胖家胖的，又肥又重，好容易爬上南梁里，走過百十多畝地面；沒看見，搗土說忘了，原來治在北梁裏見到的，就叫財主翻回來。財主走的脚底皮也發了火，頭上的日頭晒的又毒；好容易爬上了北梁，走過北梁還是沒看見。快走近靠村子的那個山頭上，財主實在餓的不行，腿膝膝折折活活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搗土問他根由，財主不肯說是餓了，深怕攛工漢

那住自己短處，暗裏只說有病，搗土說給他扎一針，體面的說不用，要搗土回家端一碗「決片」來，病就自然會好。正當那時候，鋤草和鑿地趕來，說聲上那黑豆苗了，還強勸財主再走一段路，豈能看見。財主死也不動，只催搗土快回去，搗土推三推四才走。過一陣陣，納袋裝着一苗黑豆當子來，責備衆人說：「看你們呆成甚？苗子讓野貓吃啦！」大家都說可惜。財主沒心思理睬，眼巴巴地盼望着搗土，搗土回來說白麵做不出來。財主火的罵管家說：「狗日的爺爺快餓斷腰哩！甚也行噠！」搗土忙從衣懷裏掏出一個窩窩頭說：「你老不嫌棄，把窩窩吃了，這東西還頂事。」財主揭過桌就狼吞虎嚥，這才恢復了原氣。從此以後張財主聽到搗土的喊餓，再也不敢生氣了。

編者按：封建地主平素裝模作樣，口裏說的一套，心裏想的另一套，口邊上常掛的「良心」，「仁心」好聽的話，實際上他們最沒有良心，最不講情面。這個故事，就是叫我們看破封建地主的口口不一。

千里眼老二

柯 藍

聽說有個老漢生了四個兒子，他這四個兒子都有了不起的本事，老大是個順風耳，頭一擺千里以外有人說話他都聽得見。老二是個千里眼，眼一睜千里以外，他都看得見！老三是個長腿樺，一步邁開就是四萬八千里。老四是個大手掌，一個手指能壓死千兵萬馬。說來他們四個弟兄，各有各的本事；中間要數老二心靈，唯有老四是心懶。

這一天，老大老二老三到山裏種地去了，打發老四到鎮上買貨物。去了半天還不見來；大家正奇怪的時候，忽然順風耳說：「哎呀不好啦！咱老四在哭咧！」老二說：「我看看！」老二把千里眼一睜，只見老四一邊哭一邊往回跑。忙說：「老三！你快去救咱老四，不知道又出了什麼事了！」長腿樺老三把腳往前移了一移，就碰到大手掌老四了，也不問三七二十一，便把他攆回來了。幾個弟兄一見面，順風耳老大問：「老四！你哭啥呀！」老四眼淚還沒乾，他說：「哎呀！咱們不得活了呀！剛才在集上，張老四說，天要塌下來了！地要給水淹滿！他叫大家趕快各自逃生去咧！我趕回來告訴你們，心裏一急不由人就哭起來了。」順風耳一聽，臉色就變了，直

「糟了！咱們地剛種好，却收不上了！我聽見四面八方好多人都說天要塌下來了！地要給水淹了！都在說要趕快逃命啊！咱們怎麼辦呀！」長腿桿把胸脯一拍說：「不要怕，你們坐在我背上，我一下就把你們帶走了！那愁什麼！」只有千里眼老二半天沒有話說，他心裏想：「穩！張老四他知道個穩！他怎麼知道天要塌？他又怎麼知道地要給水淹呢？這事怕不能確信，」便對弟兄們說：「呃！你們慌什麼？張老四說天要塌，天就真的會塌下來呀！我們不勝把他叫來，看他有什麼道理？要是說得有理，咱們在逃生！可不能隨便上當。」衆弟兄說：「好！咱們把張老四找來問！」長腿桿老二馬上就把張老四找來了，一問張老四，張老四攙着腦瓜子說：「不知道啥道理呀！我是聽李老五說的！」衆弟兄就要找李老五，李老五來了，他說是劉老六告訴他的，劉六來了，又說趙老七說的，這樣一個道一個，找來了好幾百人，追根到底問出來是王老八說的，千里眼老二就把眼一睜，大聲問：「王八！你怎麼知道天要塌，地要給水淹呀？」王老八看見千里眼長的一對精明的眼窩，心想：「哎呀這人好精明，問的好厲害呀？」……「想着，臉色也變了，不覺身上打了一個冷顫。便支支唔唔的說，「我……我……我想出來的呀！」千里眼一看，早就看透了王老八的五臟六腑，看出他是個倒長的黑心腸，便大聲喝道：「你這壞蛋，想出這些話來幹什麼？」王老八只見千里眼旁邊，左邊是大手掌老四，右邊是長腿桿老二，都對他直瞪着銅臉盆大的眼，嚇得連忙跪在地上說：「是我騙大家的呀，我見大家都把莊稼種好了

，只等收顆子，我懶得種地，想了這個法子，把大家嚇走了，我好收衆人的莊稼……」話還沒說完。大手掌老四氣不過，伸出一個指頭，一下把王老八壓得粉身碎骨，成了一塊渣渣了！千里眼便對衆人說：「這道謠言的壞傢伙，咱們把他打死了！誰也不要上這些傢伙的當了！咱們並也不怕！就算是天塌下來了，叫咱老四用手掌托上去；地上水淹了，叫咱老三用腳一掃，水都漂乾了！這地方上咱們有家，又種得有地，那能隨便就丟了呀！可不要上這些傢伙的當！咱自己的地方，咱們要好好保住，咱們有力量誰也不怕！」衆人聽着，都同意都鼓掌！千里眼便打發長閑、禿老三，把他們一個個送回去了！大家便又平安無事的過起日子來了。

編故事人描幾句：上面這個故事看來是編出來要笑的，其實是勸衆人遇事多想一想，才不會上當。近來咱邊區周圍頑固份子鬧錫山、傅作義到處清鄉，咱們要像千里眼一樣，眼放快，心放靈，不上頑固份子的當，頑固份子的謠言咱們要當衆揭破！邊區是咱的地方，咱們要好好保衛它！

兄弟亮寶

田 霖

從前有兩兄弟：老大是個種地的，老二是個財主。老大爲人正派，有苦水，東山的日頭背到西山，幾日價辛勤勞動。老二耍奸取巧，筍皮剝皮，對人很霸氣。有一天，傳說他哥：「看你土眉土眼，土圪塔捏的，你有甚能處？」老大說：「我沒甚，只要我老漢，還有兩個巴屎的。」老二說：「兩個兒子有甚，值得金寶的？我養養的元寶，也能打七個八個金娃銀娃！」老大說：「人比一寶，金寶的多哩！」老二氣虎虎價說：「那……那咱們擺到外面比一比。」老二硬要比，後來就比開了。老二挑上兩簍籃元寶，老大吼上兩個兒子——金造和銀搞。弟兄兩個來到山梁上，遠遠候正是臘月數九天氣，又順大風，冷的骨頭裏也涼冰冰的。老大就帶上兒子撲柴燒火，老二凍的縮頭縮腦，上牙打下牙，冷凍的實在懷恨。老大父子把他抬到火邊邊上暖身子。老大說：「咱有人有力，勞動爲本！」老二不服氣。到了來年春上，老二用元寶僱人開地。他一向貪圖便宜慣了。請工錢即能僱上好長工！他又在生活上刻薄人家，俗話說：「掌櫃的露肚皮，攪工的露地皮。」地裏莊稼長的稀稀拉拉，像禿子腦上的頭髮一樣。老大父子三人，上地很勤，地裏綠油油

地，單單像鎮上的毛雞一樣，真惹人愛。等到秋裏，老大打口磨穀黃爛爛的，放在手心裏，沈甸甸的像金子，可是老二嗤，他打的穀是細細子，輕輕吹一口氣，就吹跑了。老大拿法和老二比。老大說：「你看，到底還是兒子比老子好。穀粒比剝削好！」

附記：這個故事是說，勞動是最寶貴的。錢只是交換東西的工具，錢本身既不能當飯吃也不能當衣穿。吃的穿的齊是憑勞動創造出來的。

傻女婿

田家

是老漢子年辰裏的事，有一個老娘娘帶上三個女婿逃難。他們老家河南遭了災害，大水淹了個一乾二淨，連根麥草也沒留下。從家裏起身時，老娘娘把三個女婿叫到跟前說：「老祖宗們說來，老家是個海，久後必成湖。只有北山裏能安家立業，永無根底。那常跑口外的路過那搭，看見地肥土厚，^{田家}就開闢的屋子鋪砌的像是金珠瑪瑙……」三個女老都楞不響聲地不啞聲，三個閨女都只「自己漢子，也誰也不言傳。老娘娘生氣時說：「有甚齊道治吧，全靠大家出主意麼。」大女知是個書呆子，文縷縷地說：「生在禮義之鄉，不為山野之民。」二女是店掌櫃，低聲

着手指頭說：「三三三，這事沒利益。」三女婿坐在地埂上，裏面氣地說：「地種三年，親如母，常年動彈不離土。」閨女們也跟上說，一家子就吵吵個不清，真是「兩個婆姨一面鏡」，三個婆姨一台戲。」正在那個吃節上，又漫來了一陣大水，刮走了大女婿的「文房四寶」，刮走了二女婿的算盤簿，只有傻女婿的鑽頭刮不走，可惜把地土刮上了一片石塊蛋蛋，變成荒灘泥沙，眼看見落個逃難的路了，男女一窩子七口人，就一逃逃進山裏來。

一進了山，大女婿望着山哭鼻子，二女婿望着山說倒運，傻女婿望着山笑嘻嘻。他一看，山坡林窪沃壤地，天生天養，地的勁氣可壯哩，這勁氣也鑽進他的筋肉裏，骨子裏，掄起鑽頭砍梢林，就這地價耕種起來。傻女婿勞動的很，日子度得也真困難哩，一春要盡是湯湯水水，大女婿二女婿白吃白喝還抱怨日子灰的好似黑黢的秋禾。傻女婿和婆姨裏得三人勞動只頂二人，成天乾地裏苦熬苦受，總算夏田收回些麥子，做了一頓好飯。大女婿說：「哎呀，我以為局食是長在樹上的。」二女婿說：「哎呀，我以為白麵只糧食店裏有！」傻女婿說：「土裏生土裏長，只要勞動有福享！」大女二女婿聽來很有道理，就帶上鋤頭去上地。年來勞動，腰酸腿痛，慢慢就習慣成自然。由於人衆手勤：「耕三耙四鋤八遍，八來二種」，刨開的不賴。八月十五過節，家裏擺開席面，老娘娘坐上首，傻女婿婆姨倆坐在對面，大、二女婿分坐兩邊。老娘娘笑在眉頭，喜在心裏。她老人家說：「大家動手把日月酬養呀，以前三人養七人而今是各人養各

人、大姑爺，二姑爺也變了，這是咱家的喜事，咱們來慶賀吧，作首七言八句。」大家都讀成妻母的意思，老娘娘第一個說：「世上勞動最爲先！」大女婿說：「輕視勞動把害處，」大閨女說：「好吃好穿懶動彈，」二女婿說：「只會放賬打算盤」三閨女說：「剝削腦筋一下難，」三閨女怕漢子一時說不上，忙搶先說：「懶漢習氣要改掉」，她沒說完大、二女就鬧成一坨蛋，脫離說錯了韻，罰酒一杯。末後輪到傻女婿，以爲這一下可逼住他那「挑担」(連襟)了，老娘娘也正打算灌酒，不想傻女婿推開他的手說：「男耕女織勤刨閘，勞動生產光景好！」

編者按，咱們窮人家要翻身過好光景，首先就要把壓在身上的過重的租子，過高的舊債推倒下去，翻過身來，再加上勤刨閘才能過好光景，缺一不可。

鋤頭的功勞

張魯原稿
張友改編

前清光緒四年，山西大旱。興縣記不清叫個什麼村子裏，有個李老漢，這人七十多歲，個矮子，從小攪了一輩子工，種莊稼很有經驗。

這年他家三個兒子，種了二十一畝穀。自耕上以後，沒下一點雨。小鋤時候，那些有錢的，

耕看見穀苗不頂事了，乾脆罷了。打發長工滿地尋野菜。唯有李老漢，憑古人的一句話：「天旱不擇地用，雨澇不擇澆園」，就安頓三個兒子說：「天旱了，鋤片子上有水澆！雨落了鋤片子上有火草！你們不頭看人家，齊往過鋤吧！咪候兒子的媳婦，還在這二十一輪穀地裏咧！」

可是，兒子們到了地裏，看着陽婆晒的實在惡咧，苗子軟弱溜地躺在地下，只有頭不見陽婆的時候，才能挺起脖子，他們鋤的也渾氣，一到中午，就到樹蔭底下睡覺去了。三兒埋怨他大說：「豈是挖擠住眼說瞎話哩！鋤給一頓，還不是枉費辛苦，顛倒還得晒死一口子」。

有一天三兒同哥們商量了一下，要捉弄他瞎大。在地裏撿了一根苗，放在石頭上晒了一天，晚上拿回家去，遞給大大說：「苗子晒的黃淋淋的齊死下啦，還叫鋤甚哩？」老漢拿着苗苗，揣的剝皮皮，剝了一層又一層，剝到心心上，揣着還有點水氣，就給他們說：「穀心還有氣哩，一下雨就活來了」，兒子們乾氣沒說的，又去鋤去了。

自子一天天過去了，還是不下一點雨，兒子們吊兒郎當的總算把二十一輪穀地鋤完了。到了五月三十日，下了四五寸飽雨，莊稼吃了勁。苗苗地往上長。天也奇怪，不下是不下；下起來三五天就是一場，地皮常是濕濕的，把穀苗挽起來，往旁處一擲，只要挨住土就能活來。老漢家的穀子地淨丹丹的，沒啦幾根草，苗子長得好，雨後半個月就擡過了。再說別人的地，草長下一人多高，比莊稼還盛，有餘人家出大錢僱上人們鋤，東邊的草移到西邊又活來了。貴賤沒辦法，

有的人就站在自己地裏，看看李老漢家的麥苗，嘆聲嘆氣的後悔錯打了主意。

秋天啦！李老漢的麥穗長下二尺長，兒子們高興的收割着。特別是三兒，看着麥子，再謀一謀自己娶桑的女人，樂的心上開了花，他說：「到底是古人說下的經驗：天旱不悞鋤田，雨澇不悞澆田。人家的打三五斗，咱的打一二石，這全是鋤頭上的功勞呵！」

細者按：土壤裏面，有一種毛細管，太陽經過它去吸收水分，鋤地的作用就是割斷毛細管，保存水分。天旱年月多鋤地它的作用就更大，所以「鋤頭上有水」，這話是有科學根據的。

賊娃子偷糞

柯 蘭

從前，很早很早的古代時候，那時候人還不知道糞能够肥地咧？出了這麼一個故事。

有一個姓張的老漢，出身是個石匠，走南路攪了五年工回到家裏，忽然買進了十畝地，種開莊稼了。他對兒子說：「兒呀！咱這同在外頭見人家種地，有一個新辦法！在莊稼地裏上糞，要多少打一擔的糞咧！咱這地方人不知道這個辦法，咱們悄悄的照這法子種！比做石匠賺幾十倍咧！可不許讓別人知道了！不然糞就不够了呀！」他兒說：「人家見了怎辦！」張老漢說：「咱父子

個半夜就起來，拿上銃，提上筐，悄悄的拾錢沒人看見，萬一碰見了人一定專問，就說是我從南
路回來，得了一樣好法寶，能指菸成金咧！衆人一定笑話咱，就讓他笑話吧！」

第二天他父子倆真的就動彈開了。那正是秋收罷，天涼的時候，像油餅一樣的牛糞，像麵糊
一樣的豬糞，父子倆見了就往筐裏裝，那時誰也不拾糞，糞可多得過籬，兩個人拾一冬，院子裏
的糞就築得有小山堆高了。左隣右舍的人見了，抱膀肚子笑咧！都說：「這家人不知道是信了什
麼邪教？把這些雞臭東西當寶貝看！屁也不頂！」這麼笑話了幾天，也就慣了，誰也不注意張老
漢了，等到春上，張老漢把糞統統送到墳裏，莊上人還不曉得咧！

過了一年，莊稼長起來了，糧食打下來了，張老漢家裏多打了幾十石麥子，一家人換上了新
衣，吃上了肉、麵，這一下，莊上傳開說：「哎呀！這窮老漢吃穿這麼好！真是有了什麼邪教咧
！硬指糞成金。你想，去年冬天他院子裏山堆一樣的糞，今年一開春就不見了，統統變了金子，
你說他有多少錢呀！」

那會兒是舊社會，賊娃子多咧！賊娃子就專門打聽誰家錢多？聽說張老漢能指糞成金，說是
糞一過了他的手，就成了金子，隔先還不信！這年冬天又看見張老漢父子倆，起鍋叫睡半夜的拾
糞，硬是把糞當寶貝一樣看待，這下就起了心；偷媽的，偷他一回看，看他有多少銀子。

賊娃子是劉二，這天晚上他到張老漢家來了，偷走了二十幾兩銀子。第二天張老漢的兒大興

大嘆，說是給人偷了呀，賊娃子雜在左鄰右舍裏，裝着來看動靜，見張老漢對俺兒說：「兒呀！你哭什麼呀！二十幾兩銀子丟了就丟了！只要沒有把咱的錢偷走，就不要緊呀！過了年，咱的錢又會變銀子的！」劉二聽了，大吃一驚，心想：「俺媽的！這樣說來，咱倒不如偷他的錢呀！」賊娃子這天晚上就來偷張老漢的錢了，把院牆撬了一個大缺口，鑽走了一口錢袋。回去把錢用大水缸裝着，悄悄的藏在竈裏，他想：「這下美氣了，這錢統統過了張老漢的手呀，好好的把他擱着，過了年就會變銀子！咱有了這一缸銀子，吃好穿好，還可以辦一個婆姨呀！……」賊娃子就這樣整天倒在炕上睡覺，一心等着呢！

到開春，天也熱了，冰雪也消了，劉二竈裏藏的那一缸錢，不知道怎麼日鬼的，先是爬出來成千成萬的蛆。隨後就飛出一羣的紅頭蒼蠅。這些髒臭東西擱在竈裏，哪裏會變成銀子呀！倒是百般不衛生，反而招惹來了病痛。賊娃子倒在炕上了，哎呦哎呦的時個不停。這事情一傳開，賊娃子的馬脚露出來啦，張老漢跑來說：「哎呀！是你偷了我的錢呀！這這東西，你送到地裏，就會變成銀子，你把他留下來，不說放在竈裏，就是擱在院裏，又髒又臭也會病人哪！還會死人哪！」

救了一家人

張魯原稿
張友改編

前清光緒年間，在咱晉西北，記不清是什麼縣什麼村裏，有一戶姓馬的人家，老小一共五口人，老漢、老婆、兒子、媳婦，還有個兩歲的小孫孫。他家種二十來畝山坡地，全靠兒子刨地，媳婦做茶打飯、料理家務，一家過的還將就。媳婦娘家貧寒，養成個勤勞的習慣，平素過日子刻苦節儉。單說，從光緒十五年起，每頓飯婆婆給留下米，她總是悄悄地藏過一撮，三年功夫積在下溝溝三大甬小米，隔過翁婆丈夫，窖在院裏。

到了光緒十八年，一下子遭了旱災，頂到六月天，沒有下一點雨。人家哭哭啼啼，離開家攆，四處逃命，馬老漢也着了急。整天求神祈雨，可是，太陽一天比一天晒的狠，天空萬里無雲，老婆婆唠唠叨叨，說不知是那一辈子造下的孽，命該餓死，兒子雖是個好勞動，想到將來沒有吃的，也是枉然。唯有婆姨不慌不忙口口聲聲說「咱家不怕！」爲這事，還常同丈夫吵，她說：「我說不怕就不怕！你好好在地裏受吧！」旁人也不理睬她的話，還是愁眉不展的盼着老天爺降臨，趕緊下點及時雨，救救老百姓吧。

有一天，馬老漢實在拿不來「治餓」的東西了，撈得些苦菜，一把丟在炕上，對全家人說：「煮上吃吧！再旱幾天，連這也沒有了，那時睜大眼睛往死餓吧！」媳婦還是不慌不忙的說：「咱家不怕！」兒子接過去就氣憤憤的說：「還是說咱家不怕，齊餓死就不怕啦！」媳婦看見實在沒有吃的了，才說了實話。她說：「古人說：三年防災不怕災，夜夜防賊不失盜。我三年前才到咱家來就注定了，每頓飯節省一撮撥米，誰也不露餓，三年天氣積存下三大甏，甏在院裏，這時還不能頂一陣麼？」全家人聽了，臉上突然歡喜起來，一窩子人圍到他跟前，齊說：「好一個幾年防災不怕災，你救了咱一家的命呀！有了吃的，好好勸彊吧！」

編者按：老百姓有一句俗話，叫做：「甏口口上不餓省，甏底底下來不及」，就是說要把節約當成經常的事，並且和生產連系起來，所謂「勤儉起家」，在舊社會是做不到的，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裏，都是千萬萬確的道理。

常大郎吃元寶

常大郎吃元寶，說起來是舊社會裏的事：米脂縣有個常新莊，常新莊就住了個常大郎，常

名叫個常維新，娶過來一個婆姨，兩口子過的是好日月光景，常家祖上幾輩子，不是坐府台，就是當州官，到常維新手裏，金銀財寶積下比山還高，白花銀子用担子挑，手掌大的元寶用斗量，有了這份家當，常大郎整天東串西逛，肥吃大喝，這樣蕩過了十年，有一天晚上，兩口子睡下，他婆姨在他枕頭邊說：「你也該做點生活，老這樣下去，家當要花完啦！」常大郎嘆大口氣大，把頭一擺說大話：「家裏有用担子挑不完的銀子，有用斗量不完的元寶，光吃元寶也够咱倆吃幾輩子，還要我去種地咧！世上沒那麼多的地！要我去畝牲口咧！世上沒那麼多的牲口！真是，葫蘆蔓結南瓜，長木扁担開了花，我這麼有錢還去受苦，不是瘋了！」他婆姨一聽便沒做聲了！這樣又蕩過了五年，有一天晚上，兩口子睡下，他婆姨又在他枕頭邊說：「你老這樣肥吃大喝，吃不完怎辦呀！也該省吃省用些！」常大郎還是噴大口氣大，把頭一擺說大話：「家裏有用担子挑不完的銀子，有用斗量不完的元寶，光吃元寶也够咱倆吃幾輩子！還要我省吃省用，我節省着吃，世上的酒肉臭咧！我節省着用咧！世上的綢緞會嘔爛咧！真是葫蘆蔓結南瓜，長木扁担開了花，我這麼有錢，還省吃省用，不是瘋了？」他婆姨聽他這麼一說，便沒做聲了，就讓他這麼糟吃爛喝，又過了幾年，常言說，三年有個河東河西，忽然這一年，天不下一滴雨，地不長一根苗，你看，豬羊都瘟死，他婆姨在枕頭邊說：「跌年成啦！早先幾個月，有元寶還買得到榮米，如今是有元寶也買不到米了，鍋裏沒有米下飯，快想法子吧！」常大郎還是噴大口氣大，滿不在

爭的說：「有錢能使鬼推磨！元寶還多着，怎也不怎！餓不了也死不了！」到第二天，他便帶上元寶，一個人到鎮上買米去了！一直買到天黑，你看他空着兩手回來了，這麼荒旱年饑饉，那裏有米賣？急的他回來一把拉着老婆哭：「喂呀，扎死吧，米也買不到了！光喝北風活不成噫，扎死吧！」他老婆說：「家裏白花銀子用担挑，巴掌大的元寶用斗量，怕什麼！你幾吃元寶也罷吃糠輩子嘛，咱吃元寶吧！」氣得常大郎臉青一陣、白一陣，沒個說的，直餓得全身稀溜軟，兩眼出金花，想起往日吃好喝好，要是留下一口半口到現在多美氣呀……想着想磨只好吞口水，瞪着眼乾瞪着，他老婆見他這副可憐相，便說：「你跟我來吧！」常大郎聽了，就壓在他老婆的後面，只見他老婆走到一個彌勒客跟前，指着盤裏說：「這是什麼？」常大郎一看，却是五大缸米，忙問：「這是誰放在這裏的呀！」他老婆說：「還不都是你的！這幾年來，我叫你看吃省用，防個萬一，你不肯，我就在每頓飯時，少下一把米，偷偷的留在這裏！現在拿來吃總餓不死吧！」常大郎一聽，雙膝往地上一跪，喜得眼淚直流，半天說不上話來。

編者按：俗語說：「年年防旱，夜夜防賊」，有備無患，才不受制，咱們莊稼人家要勤勤防旱，防備災荒。

吃磚頭渡荒年

馬烽

山西興縣，有一戶姓劉的說，人家老人們手上，家道很不賴，種的好多地，好年景時候，老人們常把那些空閒地，撒的種上蕎麥，野菜。到秋裏收下，吃也吃不完，就把這些東西煮下，煮上粗糠粥，壓成菜磚曬乾。年年是這樣，慢慢兒就積存下十太堆，放也沒放處。後來老人們在家佛堂裏，用麥糠蓋了個觀音殿，臨死的時候，對兒孫們說：以後要是跌下年成，餓的不行了，就拆的吃觀音殿的磚吧。這句話，一輩一輩傳下來。年常日久了，誰也不去看那是些東西，到了清光緒十八年，跌下個大年成，寸草不收，地裏莊稼連個苗也長，草根樹皮齊吃光了，開的人吃人，犬吃犬，餓死的可多啦。劉家也是餓的一個個稀溜溜軟，眼看不頂事了，這時才記起老人們留下的話，於是大家一齊動手，把觀音殿的磚拆下來，拿斧子搗碎，用碾子壓成麵，蒸的吃窩窩，炒的吃炒麵，喝麵糊糊，燒餅子都能行。吃起來又甜又香。就這樣救了好多人命。

編者按：這個故事主要說明「有備無患」，平常沒有什麼用處的東西，積存起來，在一定的

時候，將有很大的作用。

五 靈子

山西地面上，有個趙家莊，莊子裏有條小河，河這邊有一棵棗樹，棗樹上有一窩雀子。河那邊是一堵石崖，崖上有一條縫，縫裏躲一窩五靈子鳥。兩窩鳥對面住着，都非常和氣，過的是平安快樂日子。這年到了秋末，冬天快來的時候，棗樹上的老雀子知道天要下雪了，快要冷起來了，便帶了他的幾個小雀子飛出去，東找西找抱了好些乾草回來，小雀子問：「咱們要這麼多草幹什麼呀？」老雀子便領着小雀子來看他們的窩，說：「快看！咱們住的窩，這裏有縫，這裏太窄，冬天要來了，天氣很冷，現在不多弄些草，來日尋不上草，咱們就會凍死！悔都悔不及咧！」小雀子們聽了，便再不做聲了。對面的五靈子鳥見了，拍着手笑，一家人躺在石縫裏，太陽射進來，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就不想動，還唱着歌說：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太陽暖利！」

五靈子這鳥，說來也長得古怪，在夏天渾身是毛，到冬天渾身沒一根毛了，這陣到了冬天

你看，一清早石縫裏冷得可厲害，五鬚子一家，凍得不行，擠在一塊打瞌，直喊：

「凍死我，凍死我，太陽出來快點！」

到了正午，太陽出來了，又暖和一點了，五鬚子一家子躺在石縫裏，又不想睡覺了，對門的雀子過來勸他，說天黑了，晚上更冷了，快點好窩吧！五鬚子一家人躺着都不肯起來，笑着說：

「得過且過，得過且過，太陽暖和！」

到了晚上，五鬚子一家子就凍死了。

附記：凡事預先準備，不要拖延，我們區村幹部就要像老雀子一樣早早計劃，看羣衆生癩有什麼要準備的，親身檢查，領導大家幹好，等到急用再來做就遲了，像五鬚子一樣，會吃虧的。

黃羊上當

紹英
柯聰

在一個幾十里長的槍溝裏，有各種各樣的野獸：什麼狼呀、豹子呀，還有狐狸、黃羊……也數不清。

這許多野獸都有一項了不起的本領，長的四條腿都會跑會跳，別誰也跑不過黃羊，唯有黃羊跑得最快，它長的四條腿桿粗細的腿，身子也輕巧靈便，一躍起來，像一發煙工夫就能跑五六里咧！

這一天，黃羊老爺在「樑大樹」下休息，太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便慢慢打起瞌睡來了！忽然，黃羊老爺好像聽見身邊有腳步聲過來了！又好像是在做夢，又好像是在聽見有人拿着槍過來了咧！這一下，黃羊老爺也不看個清楚，撥開它那四條退風腿，不要命的就跑。這一跑，跑過了多少山嶺？不知道！穿過了多少梢林？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呢？不知道！有打獵的追來了沒有？更是不知！還！一直跑得這位黃羊老爺跑不動了，滿身是汗，氣也喘不過來了，才好像後面沒有人追來咧，便站下來，回頭一看，真個可不是沒有人追，黃羊老爺心裏真氣，便趕忙又退回深溝溝裏，很後悔的說：「哎呀！不該沒有看一下就跑，看清楚些了，就不會跑這些冤枉路了！」

自從這以後，黃羊老爺一出門，見了牠那一族人，就把他這回上當的事說出來，一傳十，十傳百，這消息真百多隻黃羊都知道了。都說以後遇事要看清楚，不敢莽撞了！可是世事沒這麼簡單呀！你看，這一天，黃羊老爺跟梢溝裏的狐子大哥，在山坡上散步，忽然又聽見後面地上樹葉踏得沙沙響，好像有人來了。狐子大哥說：「快跑呀！有人來了！」黃羊老爺說：「呃！不要再上當，讓我慢慢看一下！」黃羊老爺便回過頭去，站著不動的看，狐子大哥跑了幾步，把頭

閃過去，親眼看見一個人，拿的槍躲在一棵大樹後面，拔起腿又跑，還大聲喊：「黃羊老爺！快跑呀！你邊跑邊看呀！站著看要吃虧的！」話還沒說完，只聽見叭的一槍，黃羊老爺站著的工夫，被獵人鬧得絕望的，一槍就打死了。

狐子大哥逃了命，得了這個好教訓，他却忘了告訴黃羊老爺那一族人，就這樣，黃羊被打死的真多……

附記：我們做事一定要調查，不調查，就要吃虧，就是調查也要講究方式，方式不好也要去嘗，跟黃羊一樣。這個故事的意思就在這裏。

石頭元寶

續友

有一個老漢，生下五個兒子，都是娶了媳婦子生下媳婦的人了。起初，兄弟們在一個鍋裏吃飯，還沒有什麼，後來，他說他吃多，他說你肚大，七嘴八舌鬧不在一起打，就另開了。

分家的時候，給老漢分下一份養老，草易過活。可兒們，媳婦們，都眼紅的不行，都想往自己手裏摸一把。老大怕老二伺候的好，養老拿去，起一說起三是一個家頭，要小心。起生

老四的婆姨痛癢眼最多，一定提防他，老四說巷五猴兒，老漢又親他，非同他分一點不可。老漢說老大是長子，養老金一定是他想執掌，這樣，弟兄五個就鬥起心眼來了。從此以後，今天老漢請老漢吃肉，明天老二請老漢吃麵，後天老三請老漢喝酒，外後天又說不定是老四老五請吃糕，反正你不請，就是他請。有時碰在一個日子上，弟兄們還得鬥口角，大家吵着「養你養哩，沒養我？老人是你一人的？」在老漢面前，又是你說他不好，他說你太壞，互相攻擊，好像自己是頂孝順的兒子。這樣，都同老漢關係很好。過了這麼一月廿六，大家就思謀變錢的法子呀！老大說他兒問媳婦沒影禮。老二說他嫁女子沒嫁妝。老三說他婆姨生孩子要過滿月。老四說他婆姨生了病，沒錢醫治。老五說他沒本事，顧不了家。反正各都有理由。老漢「吃了人的嘴軟，用了人的手軟」。那一家也不敢得罪，簡直是有求必應。誰來給誰，慢慢的就把養老金節省完了。

兒子們估計見老漢的養老沒了，立刻變了樣子，再誰也不爭搶請吃好的了，連粗茶淡飯也不想給吃了。老漢爭論了半天，才訂下一個家家輪着吃飯的規矩。輪到老大家大家吃稀飯，輪到老二家，老二家吃米湯，輪到誰家，誰家吃頓的。孩子們不省事，也不喜歡這個窮爺爺，他一來就得吃十天苦，等過走了，二家大小才大吃二喝。人家吃的像紅河一樣，把老漢一人攔在乾灘上了。

老漢把世事看透了，他說：「娘親爹親不如錢親」，「有錢是爹娘，沒錢站路旁」。他就想

了一個辦法：每天到河灘裏揀一塊石子，不幾天揀下一口袋，放在後炕角上。又到女子家，借來兩個元寶，放炕上。有一天孫子們來要來了，這個問：「爺爺那黃丹丹的是些？」他說是元寶，那個問：「爺爺有多少？」他指着口袋說：「還有一口袋！」又一個問：「爺爺這元寶給誰呀！」他說：「你們可不敢出去瞎說！你大大們誰待爺爺好，爺爺死了就給誰。」孩子們回到家裏，把這話告給他們的母親，說爺爺有一口袋元寶，誰待他好，死了給誰。

大人們聽見有元寶，像餓狗得食一樣，樂的閉不起嘴來。於是，各家又殷勤起來了。又同過去一樣，爭的給吃好的，都想得那一口袋元寶。

有一天老漢死了。弟兄五個人不說埋葬老人的事，先來找那一口袋元寶。不料，一住出洞，全是些石頭，連個元寶影子也沒有。弟兄們互相猜疑起來，正要吵架鬧官司的時間，老大把口袋反過來，那上面貼着一張紙條條，明明白白有四句話：「家有五子，不如我老漢這石子，不是我老漢這石子，幾乎把我老漢餓死。」大家看了，這才死心了。

附記：在私有財產社會裏，只有金錢萬能，不可能有真正的愛情存在，那怕是父母妻子之間。這個故事主要是諷刺金錢對人的作用。

皇曆迷

有一個人，最相信皇曆，他不管做一件什麼事情，都要翻開皇曆，找吉日吉時吉刻，就是挖個坑子，修個牆牆，到村外走一回親戚，也都要看看皇曆。他家的後牆快要倒塌了，但是曆書上好多日子都是不宜動土，他也就不請人家來修，讓那一堵牆歪着，等皇曆上的好日子。

有一天，一個朋友請他吃飯，他就打開皇曆，看看今天有沒有「宜出行」，可是一看今天的日子下面寫的是：「諸事不宜出行」，可是他似乎看見朋友家的酒肉，一盤一盤端上來了，嘴裏的涎水流的丈二長，喉嚨裏伸出手來。立等要吃著哩。他想：這一頓美酒美味，怎麼能白費放過去呢？於是就想了另一個方法來解釋這「不宜出行」的幾個字。他就自言自語的說：「不宜出行」當然是不宜出大門，我要是由牆頭出去，也就不會犯了皇曆了。說罷，就抬了梯子往牆上爬，爬到半當空，牆有點發搖，但是他正想着酒香肉香，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爬上牆頭，不料等他從牆頭上往下一跳，轟隆一聲，牆頭塌下來了，把他全身壓在底下，祇露着一個頭在外面，大叫救命，他兒子來一看，不知道該怎辦了，因為要把他父親從牆底下救出來，就非動土不可。他在牆

父親教育之下，也是一個小皇曆迷，就趕快跑回去翻開皇曆一看，三天內都沒有「宜動土」，他就跑來向他父親說：「大大，皇曆上三天沒有「宜動土」，三天以後再救你吧！」那老皇曆迷立刻急壞了，大罵他的兒子說：「日你媽的，再歷三天把你老子壓死了，再不要相信那個鬼皇曆了！」

編者按：皇曆上的好日子賴日子，全是封建迷信的東西，沒有任何科學根據，大門放下不走，翻爛牆頭壓壞，皇曆上還沒有動土的日子，若是再信皇曆，那就是自找死路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自己該做甚麼就做甚麼，聽信皇曆常常要誤事，甚至會出危險。

康熙皇帝訪山東

張友

人們傳說：清朝康熙皇帝手上，山東地方驍馬很多。這些人打富濟貧，專門與官府作對。朝廷派兵去剿，常常打了敗仗回來。康熙皇帝就想親自去收撫，又怕把他殺了。他就化裝成一個江湖上的人物，從北京城起身，就到山東去。

他走的時候，身邊帶了許多銀錢，到了一個地方，就是大吃大喝。他估計他的錢是花不完的。

，誰知道路遠遙，走到河北南部，錢已經花光了。他當時一入走，也不說他就是康熙皇帝所，以沒錢就吃不出飯來。

有一天，他實在餓的不行了，投宿在一個小村莊裏。這個村莊本來是很富足的，只因爲官府「剿匪」，經常過大兵，給扎哨的甚也沒了。老百姓吃黑豆乾飯，糠炒麵，糠窩窩。康熙本是帝王之家，那裏見過這等吃水，他看見老百姓吃的很香，就以爲這是最好的茶飯了。他就伸手去問一個老婆婆，那老婆婆也隨手拿過一個饅窩窩給他。他問人家：「這叫什麼東西？」老婆婆說：「這叫到口蘇。」因爲他幾天不吃飯了，一口就放到嘴裏，果然是到口蘇，又香又甜。他說：「你們這地方的人好光景呀！就是官府裏的人也吃不上這等茶飯。」老婆婆接過去也說：「自然囉！官府的人還能吃上我們這等吃水？」

康熙到了山東，不知道完成任務了沒有，後來就回去了。回到京裏，每天又是龍心鳳腹，海參魚翅吃個不休。說也奇怪，這種好吃的東西，吃的多了，似乎也膩人，康熙爺一天心血來潮，突然想起他訪山東的時候，吃過一種「到口蘇」，又香又甜，他就叫廚子給他做來吃。這廚子是天下名師，甚也會做，就是沒見過到口蘇是怎麼個東西，他想皇帝吃過的東西，那有壞的？就拿來白米白麵，油炸的油炸，油炒的油炒，還不知放了些什麼香東西。誰知做下以後，不合康熙的口味，就把它毀了。以後又調來十幾個廚子，誰也做不成這個到口蘇，一個一個都毀了，以後

一聽到朝廷家調廚子，誰也不敢來，都怕的酸了，有的改了行。

但是，康熙皇帝還是非吃不可。

這時，朝中有一家臣子，名叫智敏，知道了這件事，就奏了一本說：「我主皇上，爲了吃『到口蘇』，殺了這麼多廚子，恐引起社會非難，不若傳一聖旨，到冀南調那一老婦，叫他把當年吃的『到口蘇』拿來，吾皇豈不如意嗎！」康熙聽了他的話，就把那老婆婆調來了。

那老婦人到了京裏，怕的戰戰兢兢。她想那一家皇帝吃過饅窩窩呢？吃見不好，一定要殺我。但是，她也沒辦法，就把那饅窩窩獻上去。康熙帝一見這饅窩窩，同他吃過的『到口蘇』，形狀一樣，很是喜歡，一口就填在嘴裏。誰知這饅窩窩不像他在冀南那樣，原來又苦澀，又扎嘴，那饅窩窩下去，「不啍」一聲，就吐將出來，並且大怒道：「推出去斬了，拿這等東西與寡人兒戲！」左右正要動手，那老婦，低低講出兩句話說：「飽了肉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以爲那婦人罵他，急問：「她講什麼？」左右一齊高聲答道，「飽了肉也嫌，餓了饅也甜」。康熙一聽到自己是個做皇帝的，連個老婦人還不如，心上一着急，一下昏過去。抬回後宮裏去了。

編者按：這故事是挖苦那種「身在福地不知福」的人，咱們解放區人民過的生活，民主自由，日日高昇，比起國民黨閻錫山統治區的專制獨裁，天下降來，咱們這是人間天堂，他們那是人間地獄。怪不得那老百姓想來咱解放區，可是咱們有些人還不滿足，讀了這故事惡夢覺醒。

日本國。

版

一一一

民間故事集

水推長城

編者 張友

出版者 太岳新華書店

定價 八十五元

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出版

1946
10
1574

2

112340

11